



敏系花集

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繁 花 集

西安日报“紅雨”編輯室編

东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 · 西 安

内 容 说 明

这个集子里的作品，是从近一年多来西安日报副刊上选辑的。作者们以“小小说”或“特写”的形式，反映了大跃进以来的新人新事新气象。作品中生活气息浓厚，篇幅短小精悍，适合广大青年和文艺爱好者阅读。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69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2 $\frac{3}{8}$ 印张·59,220字

1959年10月第一版·1959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500 定价：(6)二角八分

统一书号：10147·97

目 次

- 印宣傳画..... (1)
- 要走的時候..... (3)
- 鍛煉..... (6)
- 上班第一天..... (12)
- 黃師傅..... (17)
- 過年..... (22)
- 初到工地..... (26)
- 車間姊妹..... (31)
- 姑娘們和小伙子們..... (35)
- 鑿刀的故事..... (39)
- 沒有演出的戲..... (44)
- 劉德超..... (47)
- 閑不住的人..... (51)
- 起重工..... (53)
- 單飛考試..... (58)

老兵郭显.....	(61)
临时工.....	(65)
积肥之夜.....	(71)
回家.....	(76)
配笔尖的故事.....	(79)
在一千度高温下.....	(82)
大柳树下的故事.....	(86)
煤.....	(89)
淘铁砂.....	(93)
我們要十吨鋼.....	(96)
夜走夏家.....	(99)
編后.....	(102)

印 宣 傳 画

刘 賢 梓

出版社送来一幅宣傳画，交給张师傅印。画的是：一个鋼鉄工人被正出炉的鋼水照得滿臉通紅，鋼鉄工人用粗壮的手在白紙上写着：

“爭取1958年鋼产量达到 710 万吨！”

刚一印好，便送到出版社审校。可是不到兩天，出版社退了回来，告訴张师傅說：“要重新改印。”

张师傅一楞，把戴在手上洗版的胶皮手套，摘了又戴，戴了又摘，看看出版社的来人，又看看画面，脸上顏色很不正常：“怎么，不合規格？是顏色不鮮亮还是套的不准？还是版紋不清，唉？”

出版社的同志說：“不，老师傅，这些都沒問題，質量很好……”

张师傅沒心听他这一套，急着說：“你直說吧，这画有啥毛病？”

出版社的同志說：“是这个画落后了。你沒看見报上說，今年鋼产量要达到 1070 万吨嗎？就这么回事，明白嗎？”

这一段話，把看熱鬧的老王、小李、老刘都吸引过来

了。大家在紛紛議論：“什麼，要達到1070萬噸？”

“啊，這可了不得，摔英國哪用得十五年！象咱們這樣的進度，別說英國，連美國也要摔一邊呢！”小李說。

張師傅一聽是這麼回事，高興地笑了。趕忙把手套摘下往桌上一扔，說：“小李，別耍貧，趕快去修版組催版，老劉洗膠棍，我去拉紙。”

不大一會，機器就猛烈地旋轉起來。畫上還是那個鋼鐵工人，張師傅看了看，覺得那個鋼鐵工人的臉膛被鋼水映得更紅了，那只粗大的手寫着這麼一行字：

“爭取1958年鋼產量達到1070萬噸！”

印刷機“光當，光當”地大聲笑着、旋轉着。小李一面續紙，一面對張師傅說：“說不定過些日子這張畫又不適用了！”

張師傅笑着說：“哼！照鋼鐵工人那股干劲，也許明天畫就被退回來。不過這沒關係，每天改版我都没意見。”

小李和張師傅都哈哈地笑起來。笑聲和機器的轟鳴聲混合在一起，飛得很遠。

要走的时候

杨 大 发

明天，刘贵堂老师傅就要离开这里了。象过去几次调动一样，几种情绪同时涌上心头。他留恋这宏伟的厂房，留恋他抚摸过的成千台机器，留恋他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的徒弟。同时他又焦急：恨不得生上翅膀，飞到新的岗位，去安装更大的机器，培养更多的徒弟……。

前天，主任就告诉他，要调他去兰州支援新厂，让他这两天不要上班，作一下准备工作；老伴一时不能去，家里的事也得安排安排。他摸了摸下巴上的一撮胡鬚，哈哈一笑：“又不是大姑娘出嫁，还要办什么妆奁。说走就走，不走就干！”

现在，他一步一回头地看看厂房，慢慢走回家去。

老伴连忙端出饭菜，热腾腾的直冒气。她看着刘师傅吃饭，一面又唠叨起来：“你明几个真的要走了吗？”

“唉！看你说话没来由！谁还能骗你！”刘师傅粗声答道。

“我听人家说，那边的气候冷得很，好歹你是五十多的人了，能抗得住吗？你不会要求上面照顾一下？”

“这话，亏你说得出口！怕冷？我这把老骨头，越冷

越硬棒！”

老伴只好不言傳了。她知道：打从解放后第三年，老头子入了党以后，就好象吃了“返老还童”的灵芝草，浑身都是劲儿。

她一边整理早已收拾好的行李，一边扯起衣襟角去擦眼睛。俗話說，“少来夫妻老来伴”，老伴儿真有点离不开呀！

这一来，倒把刘师傅逗得哈哈大笑：“你呀，你不愿跟着我东奔西走，就回青島你閨女那儿去吧！”

秋夜，多舒坦的夜呵！

刘师傅久久不能入睡。突然，他想到今天白天平修了一台車，沒有最后檢查。“唉！越老越爱忘事了。”他埋怨着自己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披上衣服就往車間里跑，弄得老伴儿莫名其妙。

車間里，千百盞照明灯象天上摘下来的星星，照得比白天还要亮堂。翠綠色的机台，飞快地运轉着，卷起一排排整齐的浪花。姑娘們象轻盈的燕子，在車弄里飞迴着。

刘师傅忽然看見不远的地方有一台車停止了运轉，刺眼的紅訊号灯豎得高高的，也沒見人去修理。

他找到修机工小王，粗声粗气地嚷道：“小王，你的眼睛干啥去了？放着坏車不去修！”

小王一見是刘师傅，忙陪笑說：“刘师傅，您明日不是要走了么，这会儿来干啥？”

“我走不走，不关你事，坏車为啥不修啊？”

“断了一根主軸，要等明天保全上班才能修理。”

刘师傅看看表，才十点刚过。等明天保全来修，眼看这台車要停十几个小时。

“取工具来！”他吩咐小王，接着便脱去外衣，挽起袖子。

小王迟疑地望着他：“师傅，您明天就走，今天要回去休息。”

“别噜嗦，叫我休息，机器也休息？亏你学了总路线，这哪一点符合多快好省呀！”

小王是知道师傅的脾气的，再没吭声，便取来了工具，领来了机件。

这时，党支书老陈和工长老李都来了。小王说明了情况，他们便都成了刘师傅的助手。

一小时过去了，两小时过去了，在刘师傅手下，机台恢复了运转，又开始吞进棉纱，吐出白布。

党支书紧紧地握住刘师傅沾满油泥的双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刘师傅，您快回去休息吧，明天我来送您。”

刘师傅站在車間的中央，久久地凝视着。他多么舍不得离开这个車間呀！然而，有更大更多的新的車間在等着他啊！

鍛 煉

永 清

天空飄着微雨。我帶着介紹信和行李來到工區。

工長同志不在辦公室。我把行李放下，決定到現場去找他。路邊，到處堆滿了磚塊和其他的建築材料。我費力地走過磚堆和土坑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工長同志工作的地方。一個青年工人用砌刀指着前面一個彎着腰砌磚牆的中年人對我說，那就是這裡的瓦工組工長。

“唔，你就是來參加勞動實習的么？”他看完介紹信，帶幾分詫異的神色，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又看看身邊滿堆着的磚頭和砂漿，遲疑了片刻，接下去說道：

“工段長已經告訴過我們了。你就在他們這個小組砌這裡的牆頭。至於吃飯、睡覺的問題，等下班再給你去辦。”

“好的，”我低聲答應，心裡不禁卜通卜通地跳起來了。事情決定得多快啊，才來工地，就要正式勞動了。這真出乎我的意外，糟糕的是我今天什麼也沒準備。不要說砌磚這工作到底怎樣做還是個問題，就連我身上穿的這身嶄新的藍卡其制服，也不象個勞動的樣子。我想起剛才工長同志那雙帶幾分驚訝的眼睛，不禁紅了臉。

“小王，”工長招呼着他身邊那個正在砌內牆的、黑

黑的小伙子，用手向左边指了指：“你到东头去幫助他們砌外牆，他們的計劃可能完不成。你这里的工作由这位实习生同志来做。”

小王丟下砌刀走了，工長拾起了砌刀，遞給了我。

“過去干過這行麼？”他問。

我搖搖頭，一面在心中嘀咕：到底怎麼辦呢？一點也不會呀……天在下雨，又穿了這身該死的衣服……看來，計劃还挺緊……

“這樣，你看。”他打斷了我的思路，用手做着熟練的砌牆姿勢，向我講解了幾個操作的要點，然後說，“你的任務是砌內牆，這比較容易些。開始時不妨慢點，要注意質量。今天你們兩人的任務是砌好這兩道內牆。”他指着另一個青年工人對我說。

看來，任務不算重，工長同志又教給了工作方法，砌牆這玩意兒好象並不难，我的猶豫、顧慮一下子烟消云散了。

我用砌刀刮起了已調好的砂漿，拿起一塊磚，開始砌起牆來了。一開頭我就發現自己的雙手是多麼笨拙，磚和砌刀拿在手上倒不見得重，但是卻那麼不聽話。砂漿一會兒太稠，一會兒太稀，一會兒厚，一會兒又薄，要掌握均勻真不容易。放磚也是不簡單。我花了很大的氣力，眼看把一塊塊的磚放平整了，但砌完了兩皮多時，連起來一看，却是高高低低、歪歪斜斜的。

怎么办呢？我不由得懊丧了。正在这时，工地上响起了吃午饭的铃声。工人们开始停止工作，走了开去。我偷看了几眼在我面前砌着外墙的工长同志。他飞快地工作着，似乎没有听到铃声。只见砖头一块块很快地平铺过去，又整齐又平直，就象水平线一样。而且，上下皮的砖又交错得多么匀称呵。真是美极了。我甚至感到，人的手要做得这样好，简直好象是不可能的。

工长同志转过身来，发现我呆呆地站着，便走了过来，瞥了一眼我砌好的两皮多砖墙，微微地皱起了又浓又粗的眉毛。“这样不行。”他说，从我手上夺过了砌刀，指着那不平整的墙头。“要重做。来，我砌给你看。”他叫我拆下了最上面的一皮砖头，然后他用砌刀把下皮中突出的砖头轻轻敲敲，又用手扶出了一些缩得太进的砖头，最后，又重新铺上一道砂浆，把砖一块块的放上去。不一会儿，三皮砖块变得平平整整的了。多么高超的技艺啊！当我跟着工长同志向饭厅走去的时候，看着他那高大、健壮的身影，心中不由得涌出一种羡慕的感情。

吃过午饭，还没有来得及休息，就上班了。工长同志下午休息，因为昨天晚上他值了夜班。另一个老师傅来代替他的工作，并负责指导和另一个青年工人继续砌内墙。

雨停了，这对我真是个福音。我的棉制服外面已湿了；因为是新做的，雨水还没有渗透进去，但我已感觉到

有股潮气向身上袭来。

当我重新拿起了砌刀和砖块时，不知怎的，这两样东西忽然变得沉重起来了。但我总算已经学了一下如何砌墙，手脚是灵活些了。下午，砌墙工作吃力而缓慢地继续进行着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天渐渐暗下来了。墙才砌好一道多些，我和那位青年工人无形中都快了手脚。砖墙一皮一皮地高上去，已快有一人高了；不论拾砖、铺浆和砌砖都比原来更吃力了。我的腰开始酸疼起来，手上起了几个大泡，一拿起砖手心就痛。更不妙的是雨又开始下起来了。雨丝飘在我的热烫的脸上，又凉又湿。我只感到全身是湿透了，不知是雨水渗透的，还是因为累出了满身大汗。

由于两人的努力，终于在下班时完成了两道砖墙的任务。其中大部分是那位青年工人砌的，可我也总算砌了二百多块砖。当我脱下手套，拖着疲倦的身子，蹒跚地向饭厅走去的时候，有好几次回头看了看背后耸立着的两座新砌的墙头，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。累得太厉害了，吃了饭，匆匆回到工地宿舍，刚躺下就睡着了。

当我醒来时，天还没亮。我发觉这一夜睡得多香多甜啊，连个梦也没做——几年来象这样的好睡是少有的。工棚窗子的玻璃上射进来路灯昏黄的灯光。雨好象下得更大了，听得见淅淅沥沥的声音；风摇撼着门窗，时而发出窗

扇的碰撞声。我翻了几次身，由于冷而蜷缩着身子。想再睡，但睡不着了。腿上、腰部和手腕都感到酸疼，更主要的还是半天多的第一次体力劳动，对我的印象是这样深刻，使我的思潮久久不能平息。

“呀”的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几个人悄悄走进房子。房间里的电灯随即亮了。我一看，原来是工长和另外一个夜班工人来睡觉了。他们全身都是雨水和泥浆。难道这样寒冷的风雨的夜晚，他们还通宵工作？我想起白天下了些微雨，稍为湿了点衣服，我便那么犹豫、害怕，不由得脸红了。连忙把被子拉上盖过了头，装着睡熟的样子。

“他的被子太薄了！”那个夜班工人低低地说，显然指的是我。

“是啊，把这两件雨衣压在他的被子上面吧。”工长压低嗓子关切地说道：“他们的身子单薄，今天也够累了，容易受凉的。”

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，我感到有一股温暖的压力传到我的心上。我想：“从这位工长同志身上，我能学到多少宝贵的东西啊！”一面在心中蒙胧地盘算着，在这未来的一年当中，要如何通过劳动锻炼，改造自己，向工人学习。就这样，我又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早上的起床铃惊醒了我的睡梦，我爬下床，很快穿上了衣服。天空仍是阴沉沉的，不过雨已停了，房子里其他的工人还在睡着，发出了响亮的鼾声。其实他们的被子比

我的还薄，想到这，我真感到不好意思。我连忙拿起那两件雨衣，把它轻轻盖在那个夜班工人的被子上，又把我自己的被子压在工长的身上。我蹑手蹑脚走出了房间，向昨天砌墙的地方跑去。

经过一夜的雨，地上又潮湿，又泥泞，但我没有顾到这些，一口气跑到了现场。使我感到惊奇的是，昨天还是和人一样高的墙身，现在，却高高地耸立在我的面前，有两人多高。花在这上面的，有多少艰苦而宝贵的劳动啊！我猛地感到，我们伟大的、一日千里地前进着的社会主义祖国，正是由于这无数双勤劳、灵巧和不怕一切困难的手，在日夜英勇、艰苦的劳动而缔造出来的。

我爬上了脚手架，向四周看去。天越来越亮了，薄薄的晨雾已经消失，从这里可以一直看到天边。突然，我感到自己的胸襟是多么的开阔，心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舒适和愉快。作一个劳动者，是多么美好啊！

上班第一天

张裕千

今天我第一天上班，爸爸告诉我早点去。我一清早就来到仓库。

仓库的大门虚掩着。我走进大门，就见一个头发半白的老头子在整理破烂。他象刚和谁吵过架似的，气得哆哆嗦嗦地在破烂堆里挑破油布。

“老大爷！”我尊敬地叫了一声。

老头子抬头望望我，马上站起来问道：“你又来领抹布是不？”

我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气哼哼地弯腰挑出一块油泥较少的油布，扔在我面前：“看你们用的布多浪费！”

“我是新招的徒工，今天头一天上班，从没有领过你的东西啊！”

老头子怔了片刻，然后带上老光镜，仔细看着我，扔开破布笑道：

“我的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。还以为你是来领抹布的。进屋吧！”

进屋后，他让我坐下歇一会，他理完破布就来。我坐